

吴克坚在沪领导的秘密电台(上)

◆ 姚华飞

1946年至1949年，吴克坚情报系统在上海、南京、长沙、福州先后建立了9部电台。其中在上海有4部秘密电台和2部收报台，密台的台号分别是岭台、崎台、昆台、岚台；2部收报台为冠台、家瑞台。“文义”作为电文中吴克坚的秘密代号。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，4部密台共发出电报977份，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。

以国民党高层亲属为掩护人的岭台

岭台于1946年底建立，报务员为肖瑞云，联系人莫止，掩护人为祁式潜、居瀛棣夫妇。机要员先为康伯钧，后为梁汉莲。

1945年秋，祁式潜由刘少文介绍，成为吴克坚的助手之一。1946年5月，吴克坚和祁式潜一起回到上海。祁到上海后，按照吴克坚的指示，在北四川路（现四川北路）底江湾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，正对着虹口公园。祁的岳父，也就是居瀛棣的父亲居正是国民党元老，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。吴克坚考虑到居家的社会地位，不易引起怀疑，决定在此建台。

居瀛棣家的三楼有两间小屋，报务员肖瑞云住其中一间，在那里做秘密工作。房间十分狭小，仅够放一张床，一个桌子。在吴克坚的安排下，他们在大门门槛下挖一个地洞，平时就把电台伸到地洞里，用时取出。地洞一直延伸到大门外的弄堂里，万一敌人来了，一般也察觉不到。肖对外称居瀛棣为阿姊，别人问起就说是居的表弟。据居瀛棣后来回忆，肖瑞云在三楼管理一架电台，公开职业是店员。

1949年5月1日，中央情报部曾给吴克坚情报系统发来嘉奖电，电文说：“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：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，不避艰险，任劳任怨，坚守工作岗位，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，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，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胜利，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，特电嘉奖。”这一电文高度评价了吴克坚和他的战友们为党所立的特殊功绩，当然这也包括吴克坚所领导的电台工作。

当时，祁式潜在中央银行任二等专员，实际上挂个名，这是居瀛棣的母亲设法为他谋到的差事。祁就经常利用在银行的办公室与吴克坚接头，还藏过电台。若碰见外人，祁就介绍说，吴是湖南的大地主，来这谈生意的。有时，祁式潜和吴克坚索性就到居瀛棣的父亲家的会客室里碰头。吴也去祁式潜家，好像朋友串门一样，与祁的老母亲寒暄几句，偶尔也留下吃顿饭。

最初担任岭台机要员的是康伯钧。康原是延安派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做机要工作的，1946年10月由组织上派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工作。1948年底，组织上决定调康伯钧经香港转华北回解放区，由梁汉莲继续担任岭台的机要员。梁于1948年5月离开河北阜平东黄泥中社部所在地。因为路上不好走，要过封锁线，转了很多弯子，最后于1948年11月绕道香港才到达上海。吴克坚派居瀛棣到香港接梁汉莲。梁汉莲负责给肖瑞云的电台译电。有时，吴克坚的妻子王清也到居瀛棣工作的邮汇总局，用送烟卷和

点心的方式交给居一些要拍发的电稿，由居瀛棣带回去交给肖瑞云发出去。岭台的电报量很大，在译电时，肖瑞云有时听不清楚个别字，就写张小字条，嘱咐梁汉莲在译电时注意一下。因为彼此间情况全然不知，梁就在字条上称肖为“老哥”，肖称梁为“小弟”。解放后，肖端云很想知道这个叫小弟的同志到底是谁，莫止就把梁汉莲介绍给他，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“小弟”是位女同志。

地址多变的崎台

吴克坚有句名言：“一个经常发出大量讯号的无线电台绝不宜在一处久留。”电台不能在一处久留，过一段时间无论有无危险信号，都要转移。如崎台实际上就是使用的同一部电台，却先后换了三个地方，由三组工作人员使用。这样，电台多，人员变化多，呼号多，波长乱，时间不定，台址多变，使敌特弄不清头绪，也就不容易被侦察到。

1946年7月建立时，崎台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，同年11月交给吴克坚。报务员邓国军，机要员林影，



青年时代的吴克坚

联系人吴克坚、莫止，掩护人单惠民、李微曦和赵宗玉夫妇。

其中报务员邓国军和机要员林影是夫妻。1945年8月，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谈判，需要增派电台干部，选调了一批优秀的电台人员赴渝，邓国军、林影夫妇便一起到了重庆。

1946年春，组织上决定邓林夫妇由重庆到上海担任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。他们一到上海，先住在静安寺路587号《新华日报》办事处，接上了组织关系，由刘少文领导。刘少文认为他们住在公开机关不妥，后由朱汉民安排他俩住吕班路（现重庆南路）的巴黎公寓其姐处约一个多月。这期间，朱让他们熟悉环境，认识道路，并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上海话。还告知他们有人敲门，先在门上“猫眼”处朝外看清楚，不是自己人不开门。

1947年7月，岭台屡试不通，吴克坚将邓国军的电台连同呼号、波长、时间等工作上的一系列暗号转交给肖瑞云，肖于当天就接通了。1947年10月，报务员改为任

耐、王乃坚。机要员康伯钧、梁汉莲、李冠华，联系人莫止。该台继续与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络。

任耐与王乃坚、方兮等人原在《时代日报》社负责抄收、整理新华社新闻。1947年10月，吴克坚让任耐出面租一所有工作条件，即可以隐藏电台的房子。任耐在迪化南路（现乌鲁木齐中路）找到一幢石库门房子，用一条黄金顶了下来，房东是本地人。吴又让王乃坚来，与任耐以夫妻名义对外开展工作。为了更像个家庭的样子，吴还让任耐把他的姑母接去同住。

一切安排妥当，吴克坚派肖瑞云带去一部电台（三块砖式的），肖在房子的晒台上拉了一根天线，帮助他们装好了电台。房子内的家具太简单，电台没地方藏。后来，任耐想了一个办法，把电台藏在亭子间门前楼梯的空当里，比较保险。但这幢房子的隔音不好，声音稍大点，隔壁就能听得见。任耐白天在大信会计用品社上班，晚上配合王乃坚收报。收的报由王带去交给莫止。

不久，组织上通知任耐暂停工作，电台由肖瑞云带走。1948年10月，莫止让任耐搬到菜市路（现顺昌路）313弄方兮家。任耐的工作间和卧室在楼上，方兮住在楼下，方的父母住亭子间。电台取回来后，任仍采取原来的办法，把电台藏在亭子间门口的楼梯空当里。这段时间，仍由莫止与他联系。他们在河南中路接头，原先是把收来电报放在火柴盒里，后因这种传递方式已被敌人发现，就改用自来水笔的空笔筒交换。莫止将收来电报带回家，交给李冠华译报。该台基本上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。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

品，任苏中根据地《苏中报》《抗敌报》主编；杭苇是教育家，为根据地中小学编写全套教材。蒯斯曠是作家，《鲁迅全集》编校，任新四军一师师部秘书。费星是著名漫画家、版画家，创作过很多抗战漫画和版画作品。1943年4月，根据党的指示，6人分批撤离崇明，去浙江四明山根据地。林淡秋、唐康是最后一批撤离。

在崇明期间，杭苇、陈怀白夫妇，住在地下党员黄斌家里；林淡秋、唐康夫妇，住在地下党员茅维翰家里，对外都称是“北沙来的亲眷”。蒯斯曠年纪较大，费星年纪则较小，两人扮作舅甥关系，被安置在榨油碾米厂西宅。尽管崇明县工委书记陈伯明布置了严密的保护措施，但还是差一点暴露。有一天，林淡秋到庙镇购买稿纸。他一身乡民打扮，却买稿纸，还有浙江口音，引起了日伪密探的注意，遭到跟踪。幸好有群众及时发现，报告陈伯明。陈伯明立即带人奔到茅维翰家，把林淡秋夫妇迅速转移。半小时后，20多个伪军赶来抓人，却扑了空。春节刚过，林淡秋妻子唐康生下一个女儿，林淡秋夫妇给女儿起名“林崇明”。

排衙镇北沿老浏港口，是遭到日伪严密管控的重点港口。1943年初日军“清乡”，建起长竹篱，以为固若金汤，封闭港口，原日伪军守备小队转往别地。原本在港口活动的排衙镇汉奸顾小荣、伪乡长沈家驊等，活动中心转到南部和西部，继续为虎作伥。

1943年11月11日，一艘帆船乘大潮，徜徉于老浏港口外。入夜，帆船突然靠岸，船上下来20余人的分队，全副武装，右臂全都缠着白布标志，撕开竹篱封锁，先到汉奸顾小荣家。顾小荣心中有鬼，但知无法逃脱，只得听从分队长命令，带队引路拘捕了伪保长张萱培。接着，分队长责令张萱培交代出其他相关的汉奸人员，并令他以查商店配给货舞弊为名，将伪乡长沈家驊、店主施剑云、张氏、施氏等诱来。分队将6人立即押走。抵达老浏港口，分队长将有立功表现的伪保长张萱培放回，将汉奸施小荣击毙。到达启东后，分队将施剑云、施氏、张氏训戒后释放，将伪乡长沈家驊审判后就地镇压。这支小分队即是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海启江防大队一部。这也是江防大队成立后第一次到崇明亮剑，旗开得胜。

7.连环画“四小名旦”

经过这几年的磨砺，师弟俩的连环画技艺已基本成熟。在以后的几天里，师弟俩废寝忘食，自编自画，颜梅华勾画主要人物造型，师弟帮着勾描衣花，背景，很快一本一百多页的连环画成型了。书名取为《勤奋》，大意是描写古代一个书生通过刻苦努力，终于金榜题名步入仕途的故事。在家休养的父

亲对颜梅华说，画画总要有个艺名，母亲怀上你的时候正值冬天梅花绽放，就叫“梅华”吧。画稿初成后，颜梅华把它们收拾整齐，与师弟准备一起去书局。他依然有些忐忑不安，说：“我们给书局就2角一张吧，保险点。”“不，3角。”师弟似乎很有把握。颜梅华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心想，不要搞砸了啊。不料，画稿送到书局，老板当场一举动定，“3角就3角！”并对颜梅华说：“以后不要再去陈光镒那里画了，你把画稿直接送来，我们全收。”那天，两人拿着近70元稿费，走在街上一路欢呼雀跃。

颜梅华说，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，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
《勤奋》是以“梅华”名字出版的第一部连环画。从此，他在绘画艺术道路上扬帆起航。

第一本连环画的成功，让颜梅华信心大增。他的绘画天赋也开始得以展现。这一时期他主要是画武侠小说，如被称为民国武侠五大作家王度庐的《卧虎藏龙》和朱贞木的《虎啸龙吟》等。有时根据小说的内容自己再改编一下，如宫白羽《十二金钱镖》。他几乎每月画一至两本，而且销量都不错。颜梅华的“名声”渐渐在业界传开，一些书局的订单也纷至沓来。

年轻的颜梅华意气风发。他常与一些朋友观戏曲，看电影，下馆子。病中的父亲看在眼里，悄悄在他画桌的玻璃板下压了张纸条，写有十六个字：“工作第一，娱乐偶尔。如果颠倒，贻误终身。”父亲的“眷眷之心，殷殷之情”让颜梅华感动，也让他内心颇有几分惭愧。

因颜梅华早年辍学，为提高他的文化素养，父亲要求他补习中文。有段时期，颜梅华晚上就到复兴中路的大同大学附中一院上夜校。大同大学是当时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。

校址最初设在南车站路。1937年10月，华界沦陷，学校被迫从南市迁至租界。颜梅华在附中一周上三节课，教古文的老师也是苏州人，讲课的内容丰富，深入浅出。老师不仅要求将生字全部默写出来，还要解释、造句。颜梅华在这里完成了不少中文课程的学习。

1947年上半年，父亲不幸离世。颜梅华把对父亲的哀思全部倾注于笔端，日以继夜地作画。《一字乾坤剑》《九纹龙》《三雄铲霸》等接连出版。在连环画行业公会的发行榜上，颜梅华的名字也日益靠前。连环画坛“四小名旦”也由此产生。他们是：赵三岛、颜梅华、笔如花（盛焕文）、严绍唐。“四小名旦”各有特点和风格，赵三岛白描工笔技法精到，场景丰富多彩，画面细腻工整；笔如花擅长古典题材，其笔下的仕女形象和绘画风格颇有特色；严绍唐擅长大套古典题材连环画创作，并形成自己风格，他绘画的人物线条行笔快，节奏少，画风古朴而平实；而颜梅华以其擅长武侠剑客和古典人物题材独步连环画坛。

颜梅华少年时的梦想实现了。他成了一位连环画职业画家。从十三岁跟着陈光镒学画到现在，用了约八年。

颜梅华在连环画坛的“声誉鹊起”，不仅使其家庭在生活上有了相对的保证和稳定，也让他赢得了许多“粉丝”。对老一辈连环画读者来说，颜梅华的名字可谓“人皆知之”。

与颜梅华有着“莫逆之交”的原北京荣宝斋副总经理米景杨曾说起这样一段往事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天，他突然接到当时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的电话，问他：“老米，解放前后，咱们都是小孩儿，有一个小人书画得相当不错的画家叫‘梅华’的，是不是就是现在的颜梅华先生？”米景杨说：“正是！小时候我也看过他画的小人书。”而与他们同时代的天津大作家、画家冯骥才在其《告别梦境》中说：“想做一位很棒的连环画家，倒是我童年一个挺具体又挺悠长的梦”“在那一切全由兴趣的年龄里，我最喜爱的莫过于小人书，收藏最多时达五百余种，许多连环画家都被我崇拜之极，例如，颜梅华”。据说，冯骥才小时候还曾一度想改名为“冯梅华”。

颜梅华传

周斌

